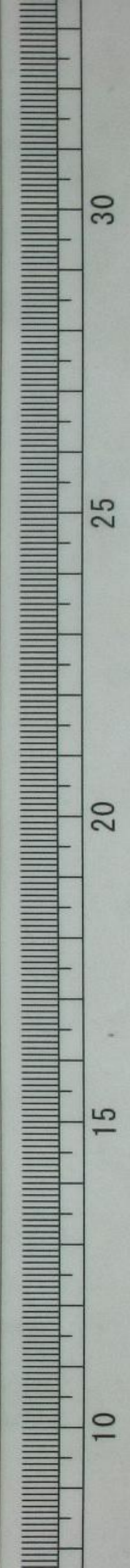


魏叔子文粹

中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36  
2





文庫 11  
D 236  
2

魏叔子文選要卷之中

清 寧都 魏 禧 冰 叔 著

日本 美濃 桑原 枕 有 終 選

相臣論

相臣者。天子之下一人而已。相臣賢。則可使天子之  
不賢者從而之。賢。相臣不賢。則天子雖有勵精圖治  
之心。其力能抑塞之于上。而其黨援足盤据扞格于  
其下。且夫居官守職。奉法無罪。百執事之賢也。天下  
治安之日。攝然無事。恒有大難大疑。出耳目智慮之  
外。此二三小臣所不及知。知之而不敢言。言之而不



010190557400



能斷然行之。以豫天下之患而定其變。此其言不得  
不責望于相臣。天地之所不得為。則君為之。君之所  
不得為。則其相為之。相臣上參天子之柄。下可以達  
百執事。國家之利害。苟迫于所不得已。則雖逆天子  
之法。犯群臣之怨。冒天下之大不韙。必且毅然為之。  
而有所不敢避。姚崇以十事要元宗。僞命之議不行。  
而李忠定免冠求去。蓋不如是。則不可以為相也。昔  
者漢丞相權最重。當時賢人所以自效。猶為近古。曹  
參繼鄼侯之後。國之大事不舉者不可勝數。而日飲  
醇無所事事。此謂之庸相可也。守之名賢動稱法祖。

積漸至于衰弱。而莫之振。安石以紛更壞天下。終宋  
之世不敢復言變法。則因循以湏亂亡而已矣。孔子  
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世之有才者。輒以伎求剛。復自敗。此聖人所以重之  
惜之。方且欲使之善。全其美。使天下後世誠有如周  
公者。皆得而見其才也。洪武中懲胡惟庸之亂。遂削  
宰相之官。然人才庸下。視宗如甚。李賢張居正其才  
足任。乃又以驕吝失之。嗚乎。此三百年之所以無相  
業也。

### 留侯論



客問魏子曰。或曰。子房弟死不葬。以求報韓。既擊始皇博浪沙中。終輔漢滅秦。似矣。韓王成既殺酈生。說漢立六國後。而子房沮之。何也。故以為子房忠韓者。非也。魏子曰。噫。是烏足知子房哉。人有力能為人報父讐者。其子父事之。而助之以滅其讐。豈得為非孝子哉。子房知韓不能以必興也。則報韓之讐而已矣。天下之能報韓讐者。莫如漢。漢既滅秦。而羽殺韓王。是子房之讐。昔在秦而今又在楚也。六國立則漢不興。漢不興則楚不滅。楚不滅則六國終滅于楚。夫立六國損于漢無益于韓。不立六國則漢可興。楚可滅。

而韓之讐以報。故子房之志決矣。子房之說項梁立橫陽君也。意固亦欲得韓之主而事之。而韓卒以夷滅韓之為國。與漢之為天下。子房辨之明矣。范增以沛公有天子氣。勸羽急擊之。非不忠于所事。而人或笑以為愚。且夫天下公器。非一人一姓之私也。天為民而立君。故能救生民于水火。則天以為子。而天下戴之。以為父。子房欲遂其報韓之志。而得能定天下禍亂之君。故漢必不可以不輔。夫孟子學孔子者也。孔子尊周。而孟子游說列國。惓惓于齊梁之君。教之以王。夫孟子豈不欲周之子孫王天下而朝諸侯。周



委序一  
卷二  
卒不能而天下之生民不可以不救。天生子房以為天下也。顧欲責子房以匹夫之諒。為范增之所為乎。亦已過矣。

### 陳勝論

古今發天下之大難。成天下之大功者。必有人為之謀主。謀主立而群才有所憑轆而進。自商周之初。下至秦漢之際。五胡十國。分崩割據。莫不皆然。陳勝起戍卒。首發大難。除秦之暴。其功當王天下。然不久敗亡者。恃甲兵之衆。攻城畧地之易。不知求賢以自輔。而無謀主故也。天下無時不生才。世亂才益多。然用

之各有其時所宜。司馬德操曰。儒生俗吏。不識時務。吾嘗以為豪傑。犯難特起。與人臣當國家之變。轉敗而為功。其人才不足用者。蓋數輩。文章名譽之人。浮言無實。肉食之家。科名之士。多鄙夫。遺老舊臣。守常理。拘常格。而不知變。高節篤行者。堅僻迂踈。遺忽世務。不切于用。故草創顛危之際。率多右戰功。尊武臣。且夫攻城畧地以取天下。此固兵強馬壯者之事。然天下之勢。攻取有先後。激勸名義有機。立國之遠且大者。有規模。求賢有道。而得民心有術。此則非武臣之所能及也。唯明主知其然。故封賞必先武臣。而察



謀大計。則必求天下之俊傑。以為謀主。辟猶運車者。之必衷其軸。而使舟者把其柁。柁定則帆檣篙師櫓工各奏其能。軸堅則三十六輻皆附。是故謀主立而群才轉者。自然之勢也。勝及其道。而何以成功。或謂天道後起者勝。涉首難。故無成。按二世元年七月。陳勝吳廣起兵于蕪。九月。劉邦起兵于沛。項梁起兵于吳。秦積暴二世尤甚。起兵誅之。非無故發。難以毒天下者比。而劉項之起。相後僅二月。其去首難者幾何。當是時。沛公最得士。故終有天下。項氏得一范增。不能盡其用。故幾成而敗。其他田氏韓氏趙氏之屬。皆

無豪傑為之謀主。旋起旋滅。或終為臣虜。固不足怪。勝所始造謀者。獨特。吳廣而廣小器。匹夫未幾叛。勝孔斲張耳中材之士。勝得之謀。且不能用。此勝之所以不成者。嗚呼。可鑒也。

鼂錯論

漢景帝時。諸侯王國強大。御史大夫鼂錯患之。會吳王濞欲作亂。錯請削諸王地。曰。削之反。不削亦反。削之反。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于是楚王戊以私姦服。舍議誅之。而削東海郡。膠西王卬以賣爵削六縣。趙王辟彊以前罪削常山郡。及削吳豫章會稽。濞遂舉

魏志卷之八



兵反以誅錯為名而連六國攻漢天下騷動錯亦以此誅死蘇氏曰七國之難錯蓋能發之而不能收之夫錯欲使已居守而天子自將此素盜之讒所以得行也魏子曰錯豈獨不能收哉其發之蓋已亡術矣錯縱自將未必能有功如亞夫錯有功而無故發天下之難亦不可謂無罪夫錯削七國是矣其所以削之術則非也昔者禹治水以為天下之水莫悍于河自洛內華陰而上有高山巨壑為之防故雖鑿龍門以通之而不憂其潰決任陸以下地愈平而水愈盛則不得不播為九河以殺其勢何者力合則難禦勢

分則易制也是故離其交而乘其敝緩其謀而分其力秦之并六國漢之蹙楚莫不由此未聞有欲謀其人顧先聲以動之而激之以合其黨者也然則錯用賈誼眾建諸侯之策若主父偃者其可乎曰七國疆屬多尊親雖建此策不行且其勢亦有所不及也吾謂當漢景之初惟吳逆形頗著其餘諸王初未嘗有叛志為錯計者當使帝寬以全諸王而密以謀吳膠西楚趙之奸悉置不問重禮以尊顯其賢者而厚賞賜以撫其餘重書勞問不絕于途使天下曉然見天子親親之仁其邊吳要害之地擇將練兵陰為之備



魏斯考選要卷之中  
以扼其變。而時以吳王過失為家人言。布于列國。如是吳終不悛。則誦言其罪。明天子所以曲赦吳者。宣示兵威。以告諸王。使天下盡知漢直吳曲。則吳必孤立而無與。然後以大軍臨其地。赦其國內臣民將士之脅從者。夫必有縛濞而至矣。當此之時。除濞之國。而以小邑侯濞之子。于是下詔諸王曰。濞親為高帝兄子。危亂宗國。自取滅亡。朕甚哀之。朕念諸王秉德懷義。為國藩屏。得毋為他日子孫計乎。夫地大兵彊。則易生亂。生亂則必如濞而滅其宗。諸侯王其各推封子弟。使子弟人有分土。毋或為非。是諸王永保祿。

祚。與國無疆也。夫嘗以滅吳之威。而開以世享之利。諸侯王欣然樂從。此不待再計而決者矣。錯不知出此而亂國。亡身為天下笑。遂使後世忠臣義士欲挺身為國家犯大難者。皆以錯為戒。豈不悲乎。建文初。齊恭黃子澄謀削諸王。一月之間。湘齊岷代相繼死。廢。又未逾月。而建燕官屬。致激其變。然執議之臣。卒未聞有一人身當其衝。以謝首難之禍者。夫七國起而錯欲以徐僮之旁。予吳燕師至龍江。謀國者以割地講和為請。誤國愛身。何其前後如出一轍也。泰奔廣德。子澄奔蘇州。帝徘徊殿庭。長吁不已。曰。事出汝



輩而今皆棄我去也。此則錯之罪人已矣。

雋不疑論

古之能斷大事者。其持理必正大明切。足以服天下之心。故衆議有所不能奪。然倉卒之間。衆人之疑。未易以正言格者。往往別持一說以勝之。雖不必其言之確。而衆議無所伸。其惑不辨而自解。國家之禍。遂以潛消默禦而不作。後之論者。無執辭以害其意。又或見其事之濟。而不知其說之非。抑知其非而不知其非。而有所甚是者。蓋不在區區之間也。吾讀雋不疑收縛衛太子事。而有以知之。昔者漢昭之世。有自

稱衛太子誚止闕者。詔公卿將軍雜視。丞相以下並莫敢發言。時不疑為京兆尹。後到。獨叱從吏收縛。衆以是非未可知為疑。不疑曰。諸君何患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誚。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于是天子與大將軍皆嘉嘆不疑。以為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于大誼者。當衛太子之以讒賊得罪也。天子莫不寬其後。令狐茂上書。武帝感悟。不幸太子自經死。猶封闕戶。及抱解太子者為列侯。田千秋上急變。帝又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帝心之悔恨亦既



甚矣。使此時武帝尚在，衛太子未死，帝即不更立。必且王以大國父子之情，蓋篤他時，而顧謂得罪先帝為罪人，至送詔獄。嗚呼！不疑苟病風喪心之人，則可。否則天下悲其冤於當時，而不疑文致其罪于事久論定之日。武帝身親悔恨，不疑乃誣先帝于既死，而囚縛當日之儲君，是蘇文江充之所為也。而不疑亦為之乎？且其經術則又謬甚。祭仲逐君為行權，輒義可以拒蒯賁，此公羊氏之邪說也。晉申生自殺，陷父子過，君子以為仁之賊，而正名求仁諸說，見于論語。顧信公羊之邪說，而沒聖人之正論，此不通之尤者。

而謂其可以折衆人之疑，無是理也。然則不疑何以若是。曰：太子之死，不疑知之審矣。張富昌李壽之封事甚顯著，非有幾微不足明也。然使不疑明言其偽，則必有人言其真者。謂其已死，則必有以為有托而然者。公孫杵臼趙武之事者，當此時，吏民觀者數萬。右將軍勒兵闕下，備非常，可謂主少國疑，震驚危難之會矣。朝議紛紛不決，日復一日。奸雄主心，黠者志取富貴，愚者惑于耳聞，雄俊之徒倡義于外，朝臣若上官桀輩，陰伺于內，因以煽動天下悲思太子之心。則漢之天下可以立危，唯以衛太子得罪先帝為有



罪則真偽可以不辨。而漢人篤信公羊。引經以斷。亦無復知其非者。故衆議可以一言而決。甚矣不疑之能權也。今夫解紛亂者。不控拳。然用有所急。則亂絲有時而可斬。何者。優游以解其紛。此可以禦平。而不可以應卒者也。龔遂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高洋曰。亂者必斬。嗚呼。得二說者。而用之。經權之際。思過半矣。

漢中王稱帝論

魏子讀蜀志。至司馬費詩諫漢中王稱尊號。嘆曰。王不悅。左遷詩官。過矣。然詩之言則非也。及讀五代史。

吳蜀及諸藩鎮。勸晉王存勗稱帝。官者張承業聞之。自晉陽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辭體。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此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老奴受先王大恩。故欲為王立萬年之基耳。魏子曰。承業是也。雖聖人之言。何以易此。門人進曰。若是者何也。魏子曰。承業之言。所以責異姓之臣。詩之言。非所以論宗子。以異姓之義。而責宗子。此詩之所以不知權。



也。詩不知權則遂失其經矣。詩之言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偏王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大眾，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耶？且夫獻帝廢曹不自立，其時諸劉無有存者，漢中王為宗子，非高祖在秦時比。異姓之起，功德不盛而急於稱尊，未有能成大事者。若為宗子，則一成一旅，可建號以收天下之心。宗之未造，奔迫至於崖山一舟之內，可以立天子，建宰相，無復有非之者。蓋為祖宗延一日之紓，猶愈於其遽絕。

也。漢中王稱號於魏黃初之二年四月，卒於四年四月，為帝纔二年，而子禪立，立四十有一年，始滅于魏。當時蜀之不能克魏，甚明。使漢中王從詩言，不建帝號，未幾身死，諸葛亮欲帝禪得乎？如此則高祖光武之紓已絕於黃初之二年。後雖有執義之士，欲以正紓歸漢，而無由得。是故漢祚所以少延。漢中王急於稱帝之為之也。人孰不樂其主為天子，主為天子則吾爵亦因而加貴。詩顧以為嫌，此拂士之論。正直之臣雖其言不用，而其人可褒，而王不悅，故曰過也。門人曰：承業之論是矣。曰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其將



教晉王以禪讓之事。為曹丕司馬炎之所為乎。魏子  
曰。凡進說于中材之主。規於義而不能遽絕之於利。  
承業以為戮力討賊。必立唐後而已。無覬覦之心。此  
非晉王所能也。吾姑以後利歆之。而以義勸於先。使  
之求唐之後。求而不得。得其人而不足為帝王。則雖  
自為可也。然而賊則必已滅矣。晉王之失。在賊溫未  
滅。而遽即大位故也。

伊尹論

嘗讀孟子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後臣。又言伊尹就湯  
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是則伐夏皆伊尹意也。竊疑其

語為過。及讀商書。而知伐夏之舉。果出于尹之獨斷  
無疑也。今夫人臣之放伐其天子者。自古以來。所未  
嘗有。唯后羿距太康。逐相為不臣。羿因民之不忍而  
距太康。湯以救民伐桀。其迹与羿無異。夫以湯而行  
羿之事。為自古聖賢之所不為。湯雖躬聖人之德。無  
富天下之心。有危疑而不敢輒發者矣。使非有任如  
伊尹者。灼然于天命人心之故。犯天下之大不韙。不  
以芥蒂其心。變易千古君臣之義。而無慚于堯舜。以  
別嫌疑。定猶豫。主持其內。而輔翼其外。亦安能斷然  
出此也哉。蓋昔者湯嘗自言之矣。曰。肆台小子。將天



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天神后請罪  
有夏聿求元聖与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昔者伊  
尹又嘗自言之矣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  
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當此時湯之  
學而後臣與伐夏之出于尹也蓋亦明矣嘗觀古今  
國家危疑之際非常之舉身當其任者既已內斷于  
心則必求夫強力明決敢犯衆議者挺身以發其難  
然後大事可濟未有恃一人之力以成事亦未有臨  
事倉卒而能得人者霍光議廢昌邑王群臣驚鄂失  
色莫敢發言田延年離席按劍以大義責光而脅群

臣然後議者皆叩頭聽命若延年者蓋亦光之伊尹  
也光能法湯之用伊尹不能法尹以寵利居成功為  
戒至詐增僦直之罪獨忍于延年而毒后之罪不忍  
于顯後世伊霍並稱而君子鄙之有以哉

### 唐太宗平內難論

門人王愈融論曰秦王以不得已殺兄弟然其罪在  
高祖初欲立為太子而固辭後遣居洛陽又涕泗辭  
慕孝弟之虛名而成兄弟推刃之實禍夫秦王豈嘗  
一日忘為太子哉是以偽而成其忍者秦王也魏子  
曰近之矣夫秦王不可以罪名秦王之不能為子魚



子威固也。子魚子威賢而無大功於國，不可與秦王比。高祖義當立秦王，秦王義當受。然辭且至，再者非偽也。高祖方起兵晉陽，及為唐王，當是時，兄弟未有嫌隙。秦王功未高，高祖特因將佐之請而建成未相讓。玄宗之平內難也，宗王成器讓之固，故睿宗立之而玄宗不辭，兄不讓而已，乘機以攘其位可乎？秦王之心，以為天下既定，兄弟相安，吾為王可已，豈意其必殺已哉？建成以善蹶馬殺秦王，又夜召飲而酖之，兄弟日夜譖於上，數得罪，股肱羽翼分散殆盡，禍機之來，迫於呼吸，而秦王拒僚屬之請者，方五六不止。

李靖李世勣辭不從，秦王由是重二人，然則秦王無奪嫡殺兄弟之志也。審矣。楊文幹之叛，高祖遣秦王討之，曰：還立汝為太子，封建成為蜀王。時則秦王未更辭也。元吉妃嬪封德彝為之營解，高祖意變而建成立守京師，觀秦王不更辭，則知前此之非偽也。秦王未嘗不欲為太子，而以為名義有所不可也。諸葛公曰：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還居洛陽說為近理。夫涕泗不欲遠離膝下者，人子之情也。雖命之，豈有欣然遽往哉？然將行而建成立守京師，密令數人上封事，高祖意遂移，是固不可以咎秦王者。且秦王必



不可以居洛陽。何則？重耳當列國時，越境則獻公之威令不行，而重耳可生。今四海一家，他日得罪，其可逃諸突厥，吐蕃乎？建成元吉內結妃嬪，外援德彝，是驪姬二五之讒已深也。秦王雖日在左右，而高祖猜疑日甚，一旦遠去，不軌之譖何所不至？或如申生之被誣以死，或如楊廣矯詔而殺太子勇，名漢王諒。夫秦王不能為申生之自縊，則必為戾太子之稱兵，身據洛陽以叛，而父子相戰，其可以為人乎？且以社稷君父之故，在秦王亦不可輕去左右。蓋建成元吉淫逆不道之迹甚著，萬一高祖悟而斥之，欲更名秦王。

事急計生，內有徐師暮為之謀主，外有楊文幹之屬為之爪牙，則揚廣之禍可以立成。吾故曰：夫秦王不可以罪名也。殺建成元吉諸子，則忍納元吉妻於後宮，則悖也。

### 阮籍論

吾讀晉書，至阮籍所以居母喪，未嘗不嘆人性之善于此，益無疑也。方籍聞母死，固留客決賭，飲二斗酒，而後臨喪。此其悖理滅情有甚于犬豕之無人性者。然觀籍嘔血骨立，及沉醉六十日，却司馬氏婚，則未嘗不明于大義。迺其始顧出此何哉？蓋自何晏王衍



魏州一書  
以來習為放誕。以矯情立異為賢。籍意以謂聞喪而輟局奔赴。則與常人之居喪無異。于是堅忍抑折。自滅其天性。以求異于人。然頃之嘔血骨立。則籍亦不得而自主之。吾故嘗曰。籍之求決賭飲酒者。偽也。今夫水性決而善下。堤堰以障之。可使滄瀦畜逆而不洩。及夫鬱極而發。則橫潰四出。決堤防。壞廬舍。殺人民。干馬而不可制。是故有哀而泣。有喜而笑者。人之性也。謝安得捷書。漠然置碁局下。頃之而屐齒折矣。夫安始不置書局下。則其後未必有屐齒之折。籍不決賭飲二斗酒。則其後未必有嘔血骨立。何者。性鬱極

高允論

而發。則其哀樂橫決。必有十倍于常情者。勢固然也。嗚呼。習重而不返。以偽為真。咸重服追姑婢。繫騎而還。則人性幾乎滅矣。人慎毋自怙其習。以戕賊其性。使至于滅哉。

國書之後。高允既免罪。出語人曰。吾不敢愛死者。恐負翟黑子故也。魏子掩卷而嘆曰。甚矣允之言欺我哉。允忠誠正直。口無所擇言。身無所擇行。雖微翟黑子。必不愛死以欺君。然允必為此言者。至高之行。人所樂居。而允顧退然。自托於小善。此古人所為不可



及也。或饋楊震金曰：暮夜無人知者。震曰：天知人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宣德中，周忱薦龔翊為太倉學官。翊辭不就，語人曰：我仕無害於義，但恐負金川門一慚耳。夫廉吏惡不義之財，雖使天地間無復有鬼神，震必不受金。忠臣疾不義之祿，雖金川門不痛哭，翊必不仕。且夫翊一門卒耳，非有知己之恩、國事之責也。既已更歷三朝，身逢賢聖之主矣，而介然不肯少污其志，可不謂大賢矣哉？魏子曰：吾於允得保身焉。中牟既定，趙簡子義田基而賞之。基曰：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為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耻不義。

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易曰：君子以儉德辟難。有以夫。

### 續縱囚論

或曰：古之縱死囚而來歸者多矣，是小人之尤。或能為君子所難，而一日之恩，其感人也。亦有時過于五六年之德，奈何以是定太宗哉？魏子曰：歐陽子以縱囚定太宗之好名，吾則以好名定太宗之縱囚。何以知之？曰：吾以太宗知之。太宗生平勇於好名，而過其情實，嘗觀其折群臣封禪之請，雖聖人之言不過是。及魏徵以為不可，則盛氣驕倖，嫺然而不能自忍。非初是而終變也。彼其心以為群臣請之而吾辭之，吾



辭之而又請之。至于再三。不得已而為是。吾有封禪之榮名。而又不失乎謙德。天下臣民。蓋知太宗之心久矣。太宗自侈功德。每欲駕三代而上。彼成康號稱刑措。漢文帝斷獄三百。初未嘗有縱囚而自歸死之名之于德為盛也。是以斷然為之。上逆其必來而縱。而下亦逆其必赦而來。不然太宗之德。不如是盛也。三百罪人之多。而無一後期者。不如是之齊也。且吾嘗為太宗計。人之入于死罪。桀黠者半焉。凶愚者亦半焉。因有不能逆知太宗之心。畏死而不歸者。其將置之乎。抑勅有司。捕家屬。勒其鄉里親戚。以要于必

得乎。勒而捕之。則擾民之害。甚于遽殺囚。置之則壞法。太宗其何以自解也。漢虞延。晉謝方明。之後。皆嘗縱死囚。刻期自至。無有逃者。此固盛德之事。不可與太宗比。然世之為政。舍聖人不易之常法。而篤情好竒。以徼倖一時之名。往往求榮而反辱。擾無事而多事。嗚呼。吾未見其利也。

### 唐肅宗靈武即位論

靈武即位之後。范祖禹氏以為以子叛父。王生愈融駁之曰。馬嵬之留。明皇宣旨欲傳位。太子安得謂無父命。且明皇之不能興復。蜀僻遠非興復地。甚明而



太子不正位號不足號召天下之豪傑。唐史曰：顏真卿頒詔江淮河南北，由是諸道知上即位靈武，殉國之心益堅。觀此則太子義當正位，何疑乎？魏子曰：是後也，當論其事與勢，不必以父命論。如必父命然後可，則宣言欲傳位者，欲之云爾，非實有傳位之詔也。明皇至普安，制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馬元帥，與諸生同領各道節度都使。及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順天應人，吾復何憂？乃制自今改制，勅為誥，表疏稱太上皇。然則使者一日未至，明皇何嘗一日以太子為天子哉？太子遽狗群臣之請，此因亂篡國。范氏

叛父之說所由來，而特不能深窮其說耳。且子以為不即位，則無以號召天下。史稱諸道知上即位，殉國之心益堅，蓋非謂為太子則殉國不堅，必即位而後堅也。當時天子倉卒遠奔，太子諸王並莫知所在，天下無主義士，雖有殉國之心，而無所屬，至是乃知太子實在朔方，雖不即位，諸道必踴躍以戴太子。唐之末造，僖宗亦嘗幸蜀矣，朱玫擁立襄王煝，雖無太子之號名，李克用猶倡義帥諸道以討之。天子竄處西蜀，而太子興復北方，其誰敢不受命？況以郭李諸忠臣之為將者乎？愈融不能對，已而請曰：然則靈武即



位非歟。魏子曰：何為其非也？論理者必深窮其是非之盡，論事者必深窮其利害之盡。今夫肅宗以太子號召，勢固無所不可。然天下將帥必心懷疑貳，而不肯盡死力以效其上。蓋當日迫於忠義，唯郭李二顏、張許之屬，其他率思取富貴，傳子孫以自利者也。昔者太宗率其謀臣勇士，為高祖取天下，天下已定，高祖為天子，未嘗不重太宗之功。其後入諸子，諸妃之讒，太宗幾危，而秦府文武重臣皆不免得罪。劉文靜首唱大謀，其死也，雖太宗力救，不能得。使是時高祖為太上皇，太宗為天子，則豈有此？宗宣和末，金人逼

京師，徽宗將出走，欲命太子監國。李忠定公綱曰：今日之事，不正位號，無以鎮壓人心。監國不足用也。明皇崇任小人，窮聲色奢侈之欲，毒亂天下，與徽宗畧同。向使肅宗以太子收兩京，而明皇為天子，天子耄荒，小人因緣用事，必又將置其所愛而除其所憎。建功之臣，廩乎有首領不保之懼。且夫高祖已事，諸將夫誰不知者？而謂其肯安心竭力，致死以圖恢復乎？吾觀明皇既歸，以六等定從賊諸臣罪，肅宗欲免張均、張垧死，叩頭流涕為請。上皇不可，卒流垧、均，而張均、張垧均誅。均於法誠當，然肅宗之心，豈不忍欲其生



我上皇如是為天子抑可知故曰不即位則將師心  
懷疑貳恢復之功不成故雖明皇無傳位之旨而肅  
宗立焉可也功成而退居東宮可也父不許尊為太  
上皇而已盡孝養可也夫子之論亦所謂不能深窮  
其說者也

劉知遠論

劉知遠既帝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曰余未忍忘晉  
也或曰忠矣乎魏子曰惡寒者裹裘惡熱者表絺綌  
愛其子者必食之天福之稱以為名焉耳矣知遠不  
諫晉主伐契丹契丹伐晉知遠不出師知遠未嘗有

毛髮之功於晉及其滅也未嘗求石氏子孫而立之  
徒稱其紀年之號是亦縞素發喪之名耳漢高帝親  
率諸侯滅楚為義帝報讐曰忠可也且使知遠稱晉  
則石氏子孫皆是也不曰晉曰天福則天福之亡於  
契丹久矣安得復有天福者而君之然則陶潛書義  
熙非歟孟子曰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為  
潛則名存而實存為知遠則名存而實亡也

續續朋黨論

君子曰朋小人曰黨小人以勢利相比有黨而無朋  
君子以道義相輔有朋而無黨故孔子曰君子周而



不比群而不黨。書曰：無黨無偏。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嗚呼！是以為君子矣。朝廷有黨，則國將亡。漢唐宗是已。吾以為三季之君子，漢唐除宦官不勝宗，以新法取怨小人，其謀迂踈，或失之過，與不及，然莫不有皦然不滓之行，生不愧于君，死可以見祖宗于地下。雖殺身亡國，其志為可悲也。近世則不然，所號為君子者，其始類能廉潔勁直，嶄嶄然取大名于天下，言人所不敢言，為人所不敢為，及其名日盛而權日歸，則異已者去之，惟恐不亟，欲去異已，必先植同己門生故吏，薦引稱譽之方，不遺餘力，使布列于朝。

廷于是同已者衆，而其去異已也愈力矣。從吾黨者，雖其人有可斥可殺之罪，則必率衆而援之曰：是正類也。其罪可原也。不從吾黨者，其人雖有可用之才，可賞之功，則必排抑之曰：是邪類也。不可令其得志。又或其父兄舉主，偶出于吾之所忌，必且窮究其源流，絕之于吾黨而後已。而一介之士，下僚之吏，其才氣足以犯難扞衆，而其身兩無所屬者，則必折節羅致之時，其緩急而謀其榮辱，誘以功名之途，教之自固之術，及其得志，則甘為死黨而不辭。羽翼蟠固之勢成，以天子之威，有不能令行禁止于其下。又其甚



者。陽為名高。而即以名高收厚利。近謀身家。遠慮子孫。蓋嘗較其爭名趨利。專權怙黨之私心。與彼所謂小人而急欲去之者。求其毫髮之異。不可得。猶詡詡然號于人曰。吾君子之黨也。則日取小人而撻擊之。彼小人者。獨肯甘心乎。是以上不足取信于君。下不足服天下之公論。而正直仁恕之士。則不屑身與于其間。此其人雖扞小人之禍。激世主之怒。以至于死。嗚乎。吾不知其何以為死也。是故由歐陽子之論。可使人君不以君子之黨為疑。而君子或借其說。以助標榜之私。由蘇子之論。可使君子善于去小人之黨。

而不能使君子服小人之心。以取信于其君。唐文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吾以為去小人之黨。易。使君子自去其黨。難。夫君子者。必使其身毋近于黨人之所為。則幾矣。

### 蔡京論

昔司馬光欲復差役之法。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蔡京知開封府。獨如約。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之有。其後紹聖崇寧間。首以光為姦黨。使賢士大夫盡遭荼毒。流禍生民。馴至亡國者。則皆京為之倡也。魏子曰。知人之難。豈不信哉。古之善用入者。非



必盡有高世之識也。內設太公之心，外破一成之見。因其跡之所可見者，參驗于衆論，而衡之以理，則久之而真偽短長可以互得。嘗觀世所號君子，必其愛君子而惡小人，然君子惡小人之異己者，而愛君子之同己者。夫惟同己之愛，則小人可以出投其間，而入得其驩心。故吾謂小人之難知，非獨其才足悅也，始莫不有過人之行，嶄嶄然立名義于天下，足以大服君子之心。而及其後得天下之柄，禍遂至于不可救。蓋自古有之，而宋之小人工此術者尤衆。是以接跡而不絕。以至于此。青城之役，金人立張邦昌為天

子。秦檜與馬紳、吳玠共為議狀，金師極言異姓不可立。願復嗣君以安四方。金人怒，執檜去。及檜南還，高宗曰：朕得一佳士，方檜之以抗節北去，奔而南還也。其誰不謂忠，而惡知其後之至于此。王欽若請遣使除甫，久釋囚繫。丁謂請罷兵撫蠻寇，而蔡卞知宣廣。貨貝一無所取，夷人廉其去，以蕃薇露洒其衣而送之。且夫人有矯名立節以取榮譽，及于得志恣行其私者，有砥行礪志出于本心，晚節不終一敗塗地者。有希君相風旨以忠直為諂諛，廉潔為勢利者。有性之所秉，長短各殊，或直而不廉，或仁而不忠，或剛介



而嫉妬寬厚而貪汙者是故君子之用人以其善而信之。以其善而疑之。則皆可以失久。僱役本非當改。光以安石法必盡改之後快。至成見所持。則蘇軾之諍執不免於忤。而京之將順不免于喜也。秦檜在紹興為奸。一耳。或張鼎以為小人。張浚以為君子。或浚以為小人。鼎以為君子。一人之見。先後倒易。豈非同己之蔽哉。意以為學不能克己。終不可以為宰相也與。

蘇雲卿論

或曰。蘇雲卿嚴子陵之流亞也。魏子曰。不然。光武既定天下。朝廷之上。多賢將相。亡一子陵。不足患。故子陵以其高風厲天下。而東漢之氣節成焉。張浚為相。小人狐媚於內。金虎視於外。此君社存亡。萬姓安危之日也。且雲卿亦既知浚之不足勝任矣。雲卿不踐土食毛為宗之民。則可。雲卿而為宗之民。坐視君父危亡。天下塗炭。漠然不動其心。則上不忠于君。下不義于友。是安得以比子陵也。曰。然則雲卿非歟。魏子曰。吾于此見雲卿之知浚。而浚之不知雲卿。浚剛而復諫。雖有雲卿不能用。當浚與趙鼎並相。天下引領望治。浚卒使鼎罷位以去。後之論浚者。曰浚三將而



三敗非獨其才不足也。富平之後，李綱尚在，浚不能  
用。淮西之舉，岳飛在營，浚惡之，聽其歸，終毋喪而不  
能留。符離之戰，虞允文遠在川陝，浚知其賢，不能舉  
以自副。故雲卿以浚為德有餘，長于知君子者非也。  
雲卿知浚不可同事，故婉辭以答人，而高蹈遐舉，若  
避水火之遽，且甚者，此足以明雲卿之志矣。朱熹大  
儒，其頌浚之辭，凡與伊周並駕，致後世疑為朋黨，其  
亦不審也。已。雖然，浚為國至死，不棄公則未也。而忠  
則已至，論浚者，兩存焉，其可也。

趙鼎張浚陳俊卿虞允文論

君子之患，莫患乎勇於自信，而不能屈已以成國家  
之事。故其功可以垂成，而輒敗。宋紹興，趙鼎、張浚並  
相。天下稱小元祐，壽春之捷，浚欲乘勝攻河南，而鼎  
欲回蹕臨安，議不合。高宗意主浚，議鼎力求去，遂罷。  
鼎知紹興府，孝宗銳意恢復，以陳俊卿、虞允文為尚  
書左右僕射。允文欲遣使請陵寢，俊卿議不合，而帝  
方向允文，俊卿力求去，遂罷。俊卿判福州。假令是兩  
君子者，各久於為相，協心畢力，以匡時難，則紹興乾  
道所建立，又何可量。而卒無所成者，則皆勇於自信，  
而或毅然奉身以退，或以一身任天下，遂聽其去而



不留也。夫浚允文豈不知老成難得君子之寡助而天下事之難為也。胡越之人生不相識，同舟而遇風，則相救如左右手。宋於斯時，蓋亦岌岌矣。雖博求天下之賢者，與之共事，猶懼其不克濟，而况以鼎俊卿之為相乎。且夫鼎俊卿所爭執，非有綱常名義，所不容貸。與安危利害之不可須臾緩也。非如李綱之論割三鎮與論偽命，當以去就力爭者也。昔者教鄣之後，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既南轅而反，旆矣。伍參卒言於莊王，以乘轅而北之。及王逐趙旃，教曰：寧我薄人，毋人薄我。遂疾進師，而乘晉軍，大敗晉師於邲。夫欲戰者參，而所以戰勝者則教。教之不欲戰，與急於戰，皆所以為國而已。之意見與功名無與焉。不務於成己之志，而犯難致力，以信伍參之言。古大臣之用心，不當如是耶。吾嘗論張耳、陳餘之失，以為餘失在褊躁，而耳遽收餘之印綬，則忍且險。鼎俊卿之失，似陳餘，而浚允文有類於張耳。夫浚允文豈忍且險者哉。惜夫其君之不能兩用之，而宋遂終於宋也。

宋論上

天下之亂，不亂於既亂，而亂於既治。國家之禍，不禍



於小人而禍於君子。既亂之日，與小人之禍人家國。此不待智者而後見也。而既治之亂，君子之禍，則謹守繩墨之士，恒有所不及知。知之而不敢斷然出其言，以正告于天下。吾嘗觀北宋之禍，其罪在章惇、蔡京、數奸，而實司馬光、呂大防諸賢自貽其患。南宋之禍，其罪在秦檜、韓侂胄、數賊，而實岳飛、韓世忠諸賢將坐失其機。何則？元祐初，宣仁擢用故老，黜安石之黨，以盡反神宗之政。司馬諸賢言無不聽，行無不遂。勢不可謂不專。使以此時能取小人之桀雄者，斬殺之。其次者，竄逐之。則太后雖崩，無足慮。哲宗雖暗，無能

有蠱惑其心而奪其鑑者。慮不出此，而優柔養奸，行調停之說，其罪之極大重惡者。止從放逐，或罷使間居。或使之仍立于朝，以為足以致治而無憂。而不知逐者可還，罷者可起。在朝者可攀援，窺伺以馴。至于得柄，書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蓋熙寧之禍，延蔓于紹聖政宣，而根伏于元祐也。高宗既立，天下引領以望恢復。韓岳諸將戰無不捷，金師幾於北遁。然檜以一人主和其內，諸道之師悉罷。甚至矯制殺飛，而天下事遂不可為。嗚呼！鬻拳兵諫，君子猶以愛君誦之。與其死于奸臣，孰死于敵之為烈？避專制之罪名，何



如棄二帝敗國家塗炭生民之禍為酷向使飛不奉  
詔不班師內覲其師若同于叛臣之崛強跋扈而不  
可制而專力圖金克中原以迎二帝然後還戈而清  
君側解柄伏闕自尸抗命之罪則雖有百擗不足以  
為憂者而區區之金其何不可剪此而朝食蓋嘗論  
三代以後人才莫盛於宋其致治遠不及漢唐何也  
漢唐之立國在強固宋之立國在忠厚漢唐以強固  
立國而其法多蕩軼簡易故一時臣工類能敢作果  
為以自奮其才智是以能成功宋以忠厚立國其法  
多繁委周密而一時臣工又皆循禮守分不敢踰越

尺寸斤斤然規矩準繩之中以自救過不給是以不  
肖者不能為大亂而雖有大賢不能遂志畢力犯非  
常之舉以至于大治嗚乎排衆論冒不韙危天子以  
成大功者終宋之世吾以為寇萊公一人而已矣

宋論下

或曰紹聖之禍君子之病在憤激吾則為之言曰君  
子之病在姑息夫諸奸蠹國殃民豈竄斥尚為過罪  
且夫畢仲游常安民深識遠慮天下之奇才也既未  
使之大用而呂惠卿首附安石以害天下自當誅不  
踰時何元祐間尚在政府必自求散地而後出之章



惇蔡卞死有餘罪。無一人就戮者。蓋元祐諸賢徒守成規。謂祖宗朝未嘗輕戮大臣。不可自我壞之。而其間猶不能無孤死兇悲之感。自范文正爭晁仲約之死。以為恐他日吾輩亦未可保。而富鄭公使契丹還。身處危疑。乃亦嘆曰。范六丈真聖人。范富大賢。其所見已如此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古之聖人無事不極于寬仁。獨至壬人奸臣。則痛絕之。惟恐不亟。傳曰。惟仁人放流之。未已也。必曰。送諸四夷。又曰。不與同中國。孔子為司寇。七日誅亂政大夫少正卯。無非此意也。或曰。諸道師既先徹。岳忠武雖不受詔。豈

能獨自成功。吾則曰。諸將雖悉罷兵。然岳軍一出。金將聞風走死。且其時部人之輸款者。日以千萬計。是獨力何不可辨也。或又曰。忠武抗王命。朝廷必檄兵誅之。天下皆疑忠武以為叛。則其兵亦必不可以復用。吾則曰。忠武召還之時。當直言於高宗曰。二聖必不可不迎。中原必不可不復。奸臣如檜等必不可信。淵聖還。必德禮陛下不暇。且天下彊兵大帥皆陛下所拔擢。委置陛下。堅讓淵聖。淵聖斷無能復辟之理。願毋為奸臣所中。臣能成功。則伏闕待誅。自服抗命之罪。以正君臣之義。如其不然。進而死敵。不徒還也。



如此則辭直而義正矣。辭直而義正，則天下不疑。况河北義士聞用兵，則喜；聞罷兵，則感憤涕泣。安有不翕然來從者？朝廷畏金如虎，金畏忠武如虎，則朝廷安能制忠武哉？韓劉諸公必不肯舉師而殲忠武，明矣。故忠武一日為縛臣，則舉朝忌之殺之；忠武一日為叛將，則舉朝畏之尊之。古今亡國之情勢，類皆如是。惜乎忠武之未可與權也。吾友邱維屏曰：元祐司馬諸公，惜其止奉太后，而置哲宗若無有，此其于格君之道，即有未盡，所以小人得而中之。是則可謂知言已矣。

周

春秋之世，文武之典禮未熄滅於天下，故辭命為足恃。而莫著於鄭與周。鄭以辭命自全其國，周之君臣執典禮以折服天下之強戾者，則且代有其人。嗚乎！此周之僅存而不亡者也。然卒以此弱而不振。今夫衣冠揖讓，所以衛身，人之有羸毀之疾者，則必思劑藥物適飲食以調治之。釋此不為，而獨特衣冠揖讓，豈有濟哉？周之弱于天下也久矣。晉文公不敢請隧，楚子不敢問鼎，卻至不敢爭鄧田，此皆可大有為以与天下更始之機也。當此之時，使內明政刑，外強主



威則天下強侯可以折箠而使而顧若鄭之所為何為乎。鄭小國偏于強大故僅恃此自全。然罕虎公孫傷之徒尤孜孜焉。日求所以內治其國。周為天下共主其自強甚易。而君臣之號為賢能者則皆以空言守其虛禮。為之既效。上下相治。遂以為制天下之術在是也。嗚乎。周言典禮而卒於不振。後世以清談治國而欲其不亡也。得乎哉。

秦

秦并天下。在范雎遠交近攻之一言。然其先世所以富強坐大西陲者。則在近攻而遠者不交。何則。秦地

介僻遠。與戎狄為伍。不與中國朝聘會盟之事。中國以此輕之。而不知秦人之謀。其所以得志者。正在於此。秦自穆公敗殽以來。初未嘗勞師于遠。春秋紀秦所夷滅。梁滑而已。乃李斯所稱。并國二十。遂霸西戎者。果何在也。然則秦之近攻。亦可知矣。其後惠王不攻西周三川。而伐巴蜀。至北攻上郡。南取漢中。猶用此策。然使秦當日者。求好于中國。比年而數盟。一歲而數聘。牽引守鄭。爭長晉楚。則將竭其財力。勞其心。以奔走於道路之間。而日不暇給。又何暇畢力于耕戰之務。坐致富強。卒兼天下也哉。吾故曰。秦所以得



志在近攻而遠者不交也。春秋列國惟齊晉秦楚最強大。然秦滅國者二，齊滅國五，晉滅國十有二，楚滅國二十有一。秦之惡不如楚，而人稱虎狼之國，則不在楚而在秦。何者？楚縣陳而復破鄭而不貪，若是者自穆公以來所未嘗有。虎狼得獸而生之，世固無有是也。秦人之得志，莫有過于此者。秦建國六世始大，十二世而強，二十一世而并天下，不二世而國亡，宗滅焉。嗚乎！吾未見其得也。

### 春秋戰論

春秋左傳載兵戰幾數百事，余取其大且著者，撫

其成敗之跡而論次之。夫古人之兵務以奇勝，然非必有感忽悠闇不可令後人之知，而後之人逞逞辭其所以成而就其敗，然則非知兵之難知而不用之過也。語曰：不見未然，當觀已往。此事後成敗之論，後之人可以觀覽而慎其故焉。

### 箴一

古之善制勝者，必履天下之險，攻天下之難，攻而勝其所不可勝，蓋不犯其至險，則不足享天下之至安，不出其至難，則不足收天下之至易。其勢然也。且夫事有先難而後易者，亦有先易而後難者。吾力足舉



其難則易者必靡。如陳湯之破郅支而呼韓入朝之類是也。力不足以舉其難則先肆意于其易以豐吾之力而徐為之圖。如司馬錯不攻三川周室而教秦惠王起兵伐蜀之類是也。難易之間要無定勢。顧非吾力之所必不能及則必為其難者以從事于一勞而長逸之勢。昔者楚方強大侵食江漢之諸侯。齊桓公欲修方伯之威興師問罪于陘。帥八國之車徒徘徊于召陵之間以待其盟而不敢戰。至于晉文反國三祀遽與楚師大戰于城濮。觀其拘宛春私復曹衛其君臣之所相與謀若唯恐其不得戰而遂已者。此

少年輕銳僥倖萬一者之所為耳。然文公卒以大勝而霸諸侯。今夫天下之險不可以徒犯而艱難重大之事非有百全之謀定計于內而成功于外不可以輕出。文公外結齊秦之大援內有諸謀臣誘敵制勝之計。楚之君臣其謀不協于內而子玉以剛愎之才僅以六卒蓋勝楚之畧先定于胸中。是以橫挑其釁而輕于一戰。宋真宗時契丹大入寇準建親征之策固請渡河于是契丹怖駭不戰而請盟。其後數十年間卒無邊患。此蓋所謂出險犯難以成大功者。後之人觀其飲博歌呼克禦大敵疑若有鬼神天幸之助。



然當其渡河。準言于帝曰。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搯其吭。李繼隆石堡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此取威決勝之時也。彼豈無百全之計。而以天子為孤注哉。若寇準者。蓋自唐宋以來一人而已。

敵一

王者之師。計義而後動。伯者之師。計利而後動。苟有以自利其國。而卒免于後害。則違德拂義。顧有所不暇論。是則伯者之圖也。昔者晉與秦。有數大惠。而無毫髮之怨。晉無故而敗其師于殽。以先釁于強國。當

是時。先軫以不哀吾喪而伐同姓為秦罪。且夫滅曹公衛。晉身為不道矣。而顧秦是責何哉。夫予人者驕。受人者制于人。此以知因人者之必不能免于自禍也。子糾依魯。見殺于生竇。宋納厲公。責賂而無壓。鄭不能堪。獻公之死也。晉國內亂。夷吾因秦師反。辟于晉。其後卒敝之于韓原。吾觀夷吾背惠反德。繆行誅殺。有自取死之道。亡國慘身。不足為怪。然晉以新起景勝之國。師徒撓敗。詐骨郊原。秦人廢置其君。曾如反覆手之易。蓋晉不足取重于秦。而諸侯亦自此而輕晉矣。且夫文公復國。既又用秦人之力。文公死



而襄公立。是故以分則秦太父也。以德則造國者也。父死而孤立。則國家多難。安危治亂之一日也。晉之君臣以為不立威。則無以聲諸侯。而龍言秦人非望之心。不戰勝強國。則無以立威。昔者齊桓公死。其子孝公因宋襄以定位。齊之後。無復能伯諸侯者。則以孝公因人定位。不能立威。故也。山西之國。最強莫如秦。秦有廬柳之恩。而又有韓原之威。今方過軼于殺。乘其阻。而度之。制勝萬全。而無後慮。此先軫所謂天奉之一時不可失也。于是卒敗秦師。而伯諸侯。雖然。恃天道。絕人理。足以動天下之兵。晉之不終覆於秦也。

蓋亦幸哉。

如此立威。竟負大不義矣。此便開戰國狡毒之風。然鄭武公寄孥鄆君。而取其國。彼急功利者。不顧恩義。往往如此。晉人之謀。想當然耳。合呂相絕秦書擬之。論殺事者。不妨作此觀。自記。

殺二

秦之襲鄭也。与二三大臣。陰謀于戟門之內。千里襲人。然晉人知其出師之故。其君臣之謀議。所以從違之意。皆得而知之。如耳聞而面命。然古人之于敵國。未有不用間而能成功也。漢景之世。七國反叛。周亞



夫討之趙涉說曰吳王知將軍行必置間人于穀澠  
阨陘之間及亞夫至滎陽使吏搜穀澠間果得之于  
是安驅至于昌邑吳楚之謀亦同欲以間人勝也孟  
明經師于穀而不虞人之乘其險不知出趙涉之計  
此所以為晉禽哉用間有四有事于其國踏釁而圖  
之者有餌其臣僕漏言于我者有離其君臣將相之  
交者有使人入其境謀其事以告者春秋時衛欲伐  
邢禮至以昆弟仕之掖殺國子而滅邢韓鄭國事秦  
勸之開渠以罷其力此所謂事于其國者也越賂太  
宰嚭而勾踐反國漢通項伯沛公免死此所謂餌其

臣僕者也秦欲圖趙而先去廉頗漢欲滅楚而豫疎  
范增此所謂離其交者也趙括不知秦用武安君而  
敗淮陰侯知趙不用李將軍而勝此所謂謀其事者  
也夫用間而僅謀事以告爭勝負于一時此亦策之  
最下者世之為將者則併舉其下策而棄之

用間之道十三篇中已極言之此特因先軫一語  
拈出至趙涉事殆有巧合其他直謂湊泊成之可  
也自識

邨

善戰者不敗善敗者持其勢而制之不至于大潰而



不可止。晉林父之戰于邲也。吾謂先穀獨濟之後。有可以救敗之道。而林父三失之。兵法曰。順命為上。有功次之。昔城濮之後。祈瞞奸命。舟之傷先歸。而顛頡負從。亡功咸殺。無赦。蓋威克愛者勝。愛克威者敗。所固然也。今夫妻虵螫人。指人則拔刀而斷之。非其指之不足愛。以為愛指之足以賊吾身。故寧忍其小。以不忍于其大。當此時。林父按甲堅壘。命司馬追斬先穀。徇于師。以厲三軍之用命。三軍之士。必戰栗激發。以致死。苟其不能。則舉先穀而委之。或請濟之。以戰。或全師而退焉。以尸止厲之罪。此不過棄其一指。而

不足恤。何林父之弗講也。惑于韓厥專罪。分惡之謀。使違命者益驕。而不可制。彼旃錡何所懲哉。且夫旃錡固嘗求公族與卿。而弗得者也。夫拂于人者。則不可用人。非其人之所欲。則不可以使。奉使召盟。非二子之志明甚。而苟焉許之。以重其釁。其一敗不可救。毋惑也。方楚之逐旃而薄晉軍。林父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下之軍爭舟。而不得濟。是以大敗。吾觀鞏之戰也。卻克傷于矢。流血及屨。鼓音不絕。遂大敗。齊師三逐而徑其國。林父其時使以先濟之賞。賞陷陣之士。以鼓先濟者。而鼓楚師。下令曰。楚人薄我。我



退不得濟。必殲于河。進而死敵。可以生。林父請身先之。如此則士氣百倍。有死無二。吾未見楚之必勝而晉必敗也。士會卻克僅殿上軍而不敗。況以三軍禦禁而不能自全。必不然矣。嗚乎。致之死地而後生。背水之戰。爭必勝之勢。此韓信所以破趙。而惜夫林父之不知此也。

鞏

立威之道。不在于多戰勝。在于善養其威。以時動而不誦。不善養其威。則最勝之後。可以敗衄而不能振。千金之弩。一發而徹三屬之甲。貫石而裂犀。及其罷

也。則不能達。魯縞。虎豹。單于深山。樵蘇為之。不履。日出而攫人。人則阱而搏之。是故恃爪牙之利。以噬人。無厭者敗也。猛虎暴然向逼。控拳而亢。其怒亦敗也。昔者楚靈王好戰。威殫怨積。以自斃于乾谿。吳王夫差數興征役。卒沒于越。蓋二君者。止知威在于戰勝。而不知養其威。以立于不敗之道。是以戰敗而威挫。吾觀卻克聘齊。齊頃公幃婦人而笑之。于是克以魯衛之後。請八百乘而敗齊于鞏。卻子之去齊也。濟河而矢之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故士會請老而授之國政。以逞其欲。彼頃公固遂以克為泊然無所憾恨。



于其心耶。抑晉不足與耶。宋閔公斲南宮長萬。陳靈公戲夏徵舒。雖其臣不免于弑。况大國之卿哉。克之帥車徒以集于鞏。其勢固若猛虎之暴然。必思搏噬而後已者。頃公不辟其鋒。而桀然逞其輕勇。以爭一旦之命。宜乎折北不救。而幾為晉禽也。藉富強之力。馮陵小國。黷武而不止。而又以亢積怒之強敵。所謂恃爪牙以噬人。控拳而搏猛虎。此二敗者。頃公兼之矣。晉襄公敗秦師于鞏。彭衙之後。又敗之。孟明增修國政。謀報其耻。濟河焚舟以伐晉。趙衰曰。懼而增德不可當也。于是晉人不出。秦燿兵晉地方洋數百

里之間。取勝而還。楚子重侵衛及魯。布惠于國。悉師而起。卻克為晉大政。不耻于失諸侯。辟楚而不敢爭。盖秦恃必死之心。楚挾傾國之衆。二子知其必不可勝。而不務強勝之故。不至于敗。而失其盟主之勢。是殆所謂善養其威者歟。

鄆陵

鄆陵之役。申叔時憂楚之必敗。而范文子憂晉之必勝。楚之禍在于未敗之前。晉之禍在于既敗之後。二子者皆老成憂國之言。而文子尤深遠而不可及。是役也。楚共王。晉厲公皆失之。是以並受其亂。古之善



魏志卷之十  
謀國者必審其國之強弱而為之制。因其弊而矯之。及其未窮而變之。則寬而不弱。強而不至于折。昔者素以力戰取天下。亦欲以力戰守之。至于胡亥。勢已極。而將斃。使李斯于此知所變計。弛刑息兵。休後薄斂。以與天下安養。因其郡縣而為之簡。循良。因其銷兵器而為之勸農事。修禮教。則天下之民既免于七國戰爭之患。畏其故威。而樂其新德。秦之享國。雖六七百年。如商周之歷可也。漢武黷兵。海內騷動。昭帝嗣立。此亦天下窮而將折之時也。霍光于此而不知變計。則漢可以立止。善夫山濤之論伐吳也。杜預表

請伐吳。張華推枰而贊於武帝。濤退告人曰。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以為外懼。豈非算乎。宗李沈以真宗春秋方盛。天下太平。而日陳四方水旱盜賊之事。此皆有得于范氏之意者。是故得其道則為霍光之于昭帝。反其道則為李斯之于胡亥。守其弊而不變弱。則為周之受制于諸侯。守之見侮于夷狄。而強則為晉厲楚共秦符堅。隋楊廣之好戰。以自斃。若夫桓溫劉裕之徒。成功于外。挾震主之威。捍然行其弒逆。而無所顧忌。此又師樂書之遺智。以自遂其私者。後世君臣欲戰勝以立威于天下。其必達于范文子之說。



而後可也。

平陰

善用兵者。能使戰之權在我。而不在敵。是故我欲戰。敵不欲戰。而能使之戰者。城濮之役是也。我不欲戰。敵欲戰。而能使之不戰者。平陰之役是也。何以知平陰之不欲戰也。楚子伐隋。伯比請毀軍以納少師。晉得齊謀而殺諸絳。市未有欲與人戰而洩其謀。張其兵以示之者。然則晉何以不欲戰也。齊地大兵強。不以謀攻之。而專務力以勝齊。齊未可必勝也。靈公無勇而輕。叛晉伐魯。若童子之獨狂喜事。其發甚銳。而

持之不堅。此可以詐謀虛聲撼已。今夫攻人攻其所必救。破人者破其所恃。魯莒之人既協。以必救之勢。而齊侯馮陵小國。所恃者衆耳。吾即以衆懼之。則所恃必喪。于是而齊侯果遁。晉人乘勢攻畧。與諸侯之師。若馳無人之地。視鞏之敗。又加甚焉。向使晉急於一戰。戰未必得。雖勝未必若此其甚也。司馬懿禦蜀。孔明遺以巾幗。卒不得戰。項羽戒曹咎。堅壁城皋。漢軍辱之。一戰而敗。兵無定勢。而謀無必行。要顧其敵。何如耳。齊靈公使從。夙沙衛守險之言。固軍高壘。以老諸侯之卒。後以食匱。必懈而還。師右奮銳。以要擊



魏志卷之十  
之。晉其能果不敗乎。嗚乎。此又用謀之難也。

洧陵

鄭敗宋師于洧陵。宋恃勝也。恃勇者敗。齊頃公晉觀  
虎之徒是也。恃強者亡。楚靈王吳夫差之徒是也。天  
寵之孰能殺之。問鄆瞞何以滅。恃長也。地不足欲其  
誰貪之。問莒何以破三都。恃陋也。已試之利。可以再  
取。何絞恃樵采之獲而踣于山下。成功之將。可以再  
試。何屈瑕恃蒲騷而隕于荒谷。兩國相頡。大者勝。問  
秦何以敗于芮。楚何以敗于羅。魯何以辱于魯門。恃  
其小也。再大相兩。衆者勝。問士魴何以敗于櫟。恃其

少也。傳曰。密邇仇讐。幸而敵在千里之外。問黃何以  
亡。恃遠也。鄭何以潰。恃城近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  
其國。古者建國必立城。何邪。問陳何以滅於楚。恃聚  
也。問康公何以敗于徐吾。恃戎無備也。書曰。有備無  
患。兵法曰。攻其無備。何邪。吳之亡也。稻蟹不遺種。問  
庸何以殲于臨品。恃楚飢也。春秋子女玉帛。賓服于  
鄰國焉。越用以霸。問許何以見伐。恃楚也。問鄧与弦  
何以滅。恃婚姻甥舅也。齊桓公死。小國不寧。處于是  
夫為齊之會。滕何以恃。晉伯而見伐于宋。無與者。謂  
之絕物。無援者。謂之絕地。徐何以恃。齊救而敗于婁



林庸何以恃吳援而滅于楚。問楚何以敗吳于庸浦。恃楚喪不能師也。問吳何以敗楚于臯舟。恃吳不出不能師也。何以獻公喪而秦制晉。王宮之後。晉人不出。而秦何以霸西戎。趙姬曰。盾也。才。楚子重曰。師衆而後可。問何以潞滅于晉。恃才與衆也。自單父以來。小國之以賂免者多矣。厥謂下策。然易危為安。百不一失。問何以鄆滅于莒。萊滅于齊。恃賂也。書曰。同德度義。傳曰。仁者無敵。不戰而服。厥謂上策。問茲父何以喪于泓。恃仁義也。

鬻拳論

兵諫之義。自古忠臣拂士之所止。有宗社危亡之變。在於呼吸。不力爭而得之。則其後不可救。是以古之大臣。敬其君。如天之不可犯。而其淫暴昏庸。足以危宗廟而覆國家。則放之廢之。斷然而不疑。此其迫於所不得已。雖犯天下之公議。而不以為非。其不濟則殺身而無怨。濟則富貴令名。偃然受之。而不必有所以引罪賊身以自救。吾觀楚文。非有桀紂昌邑之不肖。而奉所以諫者。固未有安危呼吸之不可須臾緩也。且夫楚子襲息。而取息媯。以一婦人滅人之國。而不悔。此其逆天悖義。足以動天下之兵矣。彼息媯者。非



常婦人也。林第之間，逞其報復之心，而無所不至。夫亦事之至危者。吾未聞拳於此時以死力爭也。其君被大不義之名，朝夕燕卧於危亡不可測之地，而拳不之恤。顧區區於敗津之役，再行其劫君之術，則亦何所為者。故吾以為黃之敗，非楚人幸，而鬻拳之幸。何則？使黃人乘楚之敗，而楚師至於再辱，則拳雖欲死，其何以為死耶？秦敗於殽，而穆公悔過，晉敗於邲，荀林父修政以自強，其所以洗國耻而卒霸諸侯者，顧未聞其迫而出諸此。彼拳之為人，剛狠任氣，而果於自遂，是以苟逞其心，而不暇於自擇，雖殺其身，直

等之婦寺小人之愛君而已矣。故兵諫不足責，論其所以兵諫者，以為人臣法。

魏叔子文選要卷之中終



